

明史演义

作者：蔡东藩

目录

自序	3
第 001 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	4
第 002 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	7
第 003 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	10
第 004 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	13
第 005 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	16
第 006 回 取集庆朱公开府 陷常州徐帅立功	19
第 007 回 朱亮祖战败遭擒 张士德縶归绝粒	22
第 008 回 入太湖廖永安陷没 略东浙胡大海荐贤	25
第 009 回 刘伯温定计破敌 陈友谅挈眷逃生	28
第 010 回 救安丰护归小明王 援南昌大战伪汉主	31
第 011 回 鄱阳湖友谅亡身 应天府吴王即位	34
第 012 回 取武昌移师东下 失平江阖室自焚	37
第 013 回 檄北方徐元帅进兵 下南闽陈平章死节	40
第 014 回 四海归心诞登帝位 三军效命直捣元都	43
第 015 回 袭太原元扩廓中计 略临洮李思齐出降	46
第 016 回 纳降诛叛西徼扬威 逐泉擒雏南京献俘	49
第 017 回 降夏主荡平巴蜀 击元将转战朔方	52
第 018 回 下征书高人抗志 泄逆谋奸相伏诛	55
第 019 回 定云南沐英留镇 征漠北蓝玉报功	58
第 020 回 凤微德杳再丧储君 鸟尽弓藏迭兴党狱	61
第 021 回 削藩封诸王得罪 戕使臣靖难兴师	64

第 022 回	耿炳文败绩滹沱河 燕王棣诈入大宁府	67
第 023 回	折大旗南军失律 脱重围北走还都	70
第 024 回	往复贻书囚使激怒 仓皇挽粟遇伏失粮	73
第 025 回	越长江燕王入京 出鬼门建文逊国	76
第 026 回	拒草诏忠臣遭惨戮 善讽谏长子得承家	79
第 027 回	梅驸马含冤水府 郑中官出使外洋	82
第 028 回	下南交杀敌擒渠 出北塞铭功勒石	85
第 029 回	徙乐安皇子得罪 闹蒲台妖妇揭竿	88
第 030 回	穷兵黩武数次亲征 疲命劳师归途晏驾	91
第 031 回	二竖监军黎利煽乱 六师讨逆高煦成擒	94

自序

有明一代之事实，见诸官史及私乘者，以《明史》、《明通鉴》及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为最详。《明史》《明通鉴》，官史也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私乘也。尝考《明史》凡三百三十二卷，《明通鉴纲目》凡二十卷，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凡八十卷，每部辑录，多则数千百万言。少亦不下百万言，非穷数年之目力，不能举此三书而遍阅之。况乎稗乘杂出，代有成书，就令有志稽古，亦往往因材力之未逮，不遑搜览；即搜览矣，凭一时之獭祭，能一一记忆乎？且官私史乘，互相勘照，有同而异者，有异而同者，有彼详而此略者，有此讳言而彼实叙者，是非真伪之别，尤赖阅史者之悉心鉴别，苟徒事览观，能一一明辨乎？鄙人涉猎史乘有年矣，自愧蠢愚，未敢论史，但于前数年间，戏成《清史通俗演义》百回，海内大雅，不嫌芜陋，引而进之，且属编《元明演义》，为三朝一贯之举，爰勉徇众见，于去年草成《元史演义》六十回，本年复草成《明史演义》百回。《元史》多阙漏，苦乏考证，《明史》多繁复，苦费抉择，不得已搜集成书，无论为官史，为私乘，悉行钩考，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，择其大者要者，演成俚语，依次编纂。其间关于忠臣义士，及贞夫烈妇之所为，尤必表而出之，以示来许，反之，为元恶大憝，神奸巨蠹，亦旨直揭其隐，毋使遁形。为善固师，不善亦师，此鄙人历来编辑之微旨，而于此书尤三致意焉。若夫燕词郢说，不列正史，其有可旁证者，则概存之，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，则务从略，或下断语以辨明之。文不尚虚，语惟从俗，盖犹是元清两演义之故例也。编既竣，爰述鄙见以为序。中华民国九年九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临江书舍。

第一回 揭史纲开宗明义 困涸辙避难为僧

江山无恙，大地春回，日暖花香，窗明几净，小子搁笔已一月有余了。回忆去年编述《元史演义》，曾叙到元亡明续的交界；嗣经腊鼓频催，大家免不得一番俗例：什么守岁？什么贺年？因此将元史交代清楚，便把那管城子放了一月的假。现在时序已过去了，身子已少闲了，《元史演义》的余味，尚留含脑中，《明史演义》的起头，恰好从此下笔。淡淡写来，兴味盎然。元朝的统系，是蒙族为主；明朝的统系，是汉族为主。明太祖朱元璋，应运而兴，不数年即驱逐元帝，统一华夏，政体虽犹是君主，也算是一位大革命家，大建设家。嗣后传世十二，凡一十七帝，历二百七十有六年，其间如何兴？如何盛？如何衰？如何亡？统有一段极大的原因，不是几句说得了的。先贤有言：“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国必兴盛；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国必衰亡。”这句话虽是古今至言，但总属普通说法，不能便作一代兴衰的确证。

小子尝谓明代开国，与元太祖元世祖的情形，虽然不同，但后来由兴而衰，由盛而亡，却蹈着元朝五大覆辙。看官欲问这五大弊吗？第一弊是骨肉相戕；第二弊是权阉迭起；第三弊是奸贼横行；第四弊是宫闱恃宠；第五弊是流寇殃民。这五大弊循环不息，已足斫丧元气，倾覆国祚；还有国内的党争，国外的强敌，胶胶扰扰，愈乱愈炽，勉强支持了数十百年，终弄到一败涂地，把明祖创造经营的一座锦绣江山，拱手让与满族，说将起来，也是可悲可惨的。提纲挈领，眼光直注全书。目今满主退位，汉族光复，感世变之沧桑，话前朝之兴替，国体虽不同，理乱相关，当亦相去不远。远鉴胡元，近鉴满清，不如鉴着有明，所以元、清两史演义，既依次编成，这《明史演义》，是万不能罢手的。况乎历代正史，卷帙最多，《宋史》以外，要算《明史》。若要把《明史》三百三十二卷，从头至尾，展阅一遍，差不多要好几年工夫。现在的士子们，能有几个目不窥园，十年攻苦，就使购置了一部《明史》，也不过度藏书室，做一个读史的模样，哪里肯悉心翻阅呢？并非挖苦士子，乃是今日实情。何况为官为商为农为工，连办事谋生，尚觉不暇，或且目不识丁，胸无点墨，怎知道去阅《明史》？怎知道明代史事的得失？小子为通俗教育起见，越见得欲罢不能，所以今日写几行，明日编几行，穷年累月，又辑成一部《明史演义》出来。宜详者详，宜略者略，所有正史未载，稗乘偶及的轶事，恰见无不搜，闻无不述，是是非非，凭诸公议，原原本本，不憚琐陈。看官不要惹厌，小子要说到正传了。说明缘起，可见此书之不能不作，尤可见此书之不能苟作。

却说明太祖崛起的时候，正是元朝扰乱的时间。这时盗贼四起，叛乱相寻，黄岩人方国珍，起兵台温，颍州人刘福通，与栾城人韩山童，起兵汝颍，罗田人徐寿辉，起兵蕲黄，定远人郭子兴，起兵濠梁，泰州人张士诚，起兵高邮，还有李二、彭大、赵均用一班草寇，攻掠徐州、弄得四海纷争，八方骚扰。各方寇盗，已见《元史演义》中，故用简笔叙过。元朝遣将调兵，频年不息，只山童被擒，李二被逐，算是元军的胜仗，其余统不能损他分毫，反且日加猖獗。那时元顺帝昏庸得很，信奉番僧，日耽淫乐，甚么演揲儿法，即大喜乐之意。甚么秘密戒，亦名双修法，均详《元史演义》。甚么天魔舞，造龙舟，制宫漏，专从玩意儿上着想，把军国大事，撇在脑后；贤相脱脱，出征有功，反将他革职充军，死得不明不白；佞臣哈麻兄弟，及秃鲁帖木儿，导上作奸，反言听计从，宠荣得甚么相似。冥冥中激怒上苍，示他种种变异，如山崩地震旱干水溢诸灾，以及雨血雨毛雨鼯，陨星陨石陨火诸怪象，时有所闻，无非令顺帝恐惧修省，改过迁善。不意顺帝怙恶不悛，镇日里与淫僧妖女，媚子谐臣，讲演这欢喜禅，试行那秘密法，云雨巫山，唯日不足。于是天意亡元，群雄逐鹿，人人都挟有帝王思想。刘福通奉韩山童子林儿为帝，国号宋，据有亳州；徐寿辉也自称皇帝，国号天完；张士诚也居然僭号诚王，立国称周。一班草泽枭雄，统是得意妄行，毫无纪律，不配那肇基立极奉天承运的主子，所以上天另行择真，凑巧濠州出了一位异人，姿貌奇杰，度量弘廓，颇有人君气象，乃暗中设法保佑，竟令他拨乱反正，做了中国的大皇帝，这人非他，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。以匹夫为天子，不可谓无天意。近时新学家言，专属人事，抹煞天道，似亦未足全信，故此段备详人事，兼及天心。

朱元璋，字国瑞，父名世珍，从泗州徙居濠州的钟离县，相传系汉钟离得道成仙的区处。世珍生有四子，最幼的就是元璋。元璋母陈氏，方娠时，梦神授药一丸，置诸掌中，光

芒四射，她依着神命，吞入口中，甘香异常。及醒，齿颊中尚有余芳。至怀妊足月，将要分娩，忽见红光闪闪，直烛霄汉，远近邻里，道是火警，都呼噪奔救，到了他的门外，反看不见甚么光焰，复远立回望，仍旧熊熊不灭。大众莫名其妙，只是惊异不置。后来探听着世珍家内，生了一个小孩子，越发传为奇谈，统说这个婴儿，不是寻常人物，将来定然出色的。就史论史，不得目为迷信。这年乃是元文宗戊辰年，诞生的时日，乃是九月丁丑日未时。后人推测命理，说他是辰戌丑未，四库俱全，所以贵为天子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惟当汲水洗儿的时候，河中忽有红罗浮至，世珍就取作儿衣，迄今名是地为红罗港，是真是假，无从详究。总之豪杰诞生的地方，定有一番发祥的传说，小子是清季人，不是元季人，自然依史申述，看官不必动疑。

且说朱世珍生了此儿，取名元璋，相貌魁梧，奇骨贯顶，颇得父母钟爱。偏偏这个宁馨儿，降生世间，不是朝啼，就是夜哭，想是不安民间。呱呱而泣，声音洪亮异常，不特做爹娘的日夕惊心，就是毗连的邻居，也被他噪得不安。世珍无法可施，不得已祷诸神明，可巧邻近有座皇觉寺，就乘便入祷，暗祝神明默佑。说也奇怪，自祷过神明后，乳儿便安安稳稳，不似从前的怪啼了。世珍以神佛有灵，很是感念，等到元璋周岁，复偕陈氏抱子入寺，设祭酬神，并令元璋为禅门弟子，另取一个禅名，叫作元龙。俗呼明太祖为朱元龙，证诸正史，并无是说，尝为之阙疑，阅此方得证据。光阴易过，岁月如流，元璋的身躯，渐渐的长成起来，益觉得雄伟绝伦。只因世珍家内，食指渐繁，免不得费用日增，可奈时难年荒，入不敷出，单靠着世珍一人，营业糊口，哪里养得活这几口儿？今日吃两餐，明日吃一餐，忍饥耐饿，挨延过日，没奈何命伯仲叔三儿，向人佣工，只留着元璋在家。元璋无所事事，常至皇觉寺玩耍，寺内的长老，爱他聪明伶俐，把文字约略指授，他竟过目便知，入耳即熟，到了十龄左右，居然将古今文字，通晓了一大半。若非当日习练，后来如何解识兵机，晓明政体？世珍以元璋年已成童，要他自谋生计，因令往里人家牧牛。看官！你想这出类拔萃的小英雄，怎肯低首下心，做人家的牧奴？起初不愿从命，经世珍再三训导，没奈何至里人刘大秀家，牧牛度日。所牧的牛，经元璋喂饲，日渐肥壮，颇得主人欢心。牧民之道，亦可作如是观。无如元璋素性好动，每日与村童角逐，定要自作渠帅，诸童不服，往往被他捶击，因此刘大秀怕他惹祸，仍勒令回家。

转眼间已是元顺帝至正四年了，濠泗一带，大闹饥荒，兼行时疫。世珍夫妇，相继逝世，长兄朱镇，又罹疫身亡，家内一贫如洗，无从备办棺木，只好草草藁束，由元璋与仲兄朱镗，舁尸至野。甫到中途，蓦然间黑云如墨，狂飙陡起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接连是大雨倾盆，仿佛银河倒泻，澎湃直下，元璋兄弟，满体淋湿，不得已将尸身委地，权避村舍，谁料雨势不绝，竟狂泼了好多时，方渐渐停止。元璋等忙去察视，但见尸身已没入土中，两旁浮土流积，竟成了一个高垅，心中好生奇异，询诸里人，那天然埋尸的地方，却是同里刘继祖的祖产。当下向继祖商议，继祖也不觉惊讶，暗思老天既如此作怪，莫非有些来历，不如顺天行事，乐得做个大大的人情，遂将这葬地慨然赠送。史中称为凤阳陵，就是此处。不忘掌故。元璋兄弟，自然感谢。谁料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仲叔两兄，又染着疫病，一同去世，只剩了嫂侄两三人，零丁孤苦，涕泪满襟。这时元璋年已十七，看到这样状况，顿觉形神沮丧，日夕彷徨，辗转踌躇，无路可奔，还不若投入皇觉寺中，剃度为僧，倒也免得许多苦累，计画已定，也不及与嫂侄说明，竟潜趋皇觉寺，拜长老为师，做了僧徒。未几长老圆寂，寺内众僧，瞧他不起，有时饭后敲钟，有时闭门推月，可怜这少年落魄的朱元璋，昼不得食，夜不得眠，险些儿做了沟中瘠，道旁殍，转入轮回。受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

那时元璋熬受不住，想从此再混过去，死的多，活的少，不得不死里求生，便忍着气携了袱被，托了钵盂，云游四方，随处募食，途中越水登山，餐风饱露，说不尽行脚的困苦。到了合肥地界，顿觉寒热交侵，四肢沉痛，身子动弹不得，只得觅了一座凉亭，权行寄宿。昏瞢时，觉有紫衣人两名，陪着左右，口少渴，忽在身旁得着生梨，腹少饥，忽在枕畔得着蒸饼，此时无心查问，得着便吃，吃着便睡，模模糊糊的过了数日，病竟脱体。霎时间神清气爽，昂起头来，四觅紫衣人，并没有甚么形影，只剩得一椽茅舍，三径松风，见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，并非捏造。他也不暇思索，便起了身，收拾被囊，再去游食。经过光固汝颖诸州，虽遇着几多施主，究竟仰食他人，朝不及夕。挨过了三年有余，仍旧是一个光头和尚，袱被外无行李，钵盂外无长物。乃由便道返回皇觉寺，但见尘丝蛛网，布满殿庑，香火沉沉，禅床寂寂，不禁为之惊叹。他拣了一块隙地，把袱被钵盂放下，便出门去访问邻居。据言：“寇盗四起，民生凋敝，没有甚么余力，供养缁流，一班游手坐食的僧侣，不能熬清

受淡，所以统同散去。”这数语，惹得元璋许多嗟叹。嗣经邻居檀越，因该寺无人，留他暂作住持，元璋也得过且过，又寄居了三四年。

至正十二年春二月，定远人郭子兴，与党羽孙德崖等，起兵濠州，元将撒里不花，奉命进讨，憚不敢攻，反日俘良民，报功邀赏。于是人民四散，村落为墟。皇觉寺地虽僻静，免不得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元璋见邻近民家，除赤贫及老弱外，多半迁避，自己亦觉得慌张，捏着了一把冷汗。欲要留着，恐乱势纷纷，无处募食，不被杀死，也要饿死；欲要他去，可奈荆天棘地，无处可依，况自己是一个秃头，越觉得栖身无所。左思右想，进退两难，乃步入伽蓝殿中，焚香卜爻，先问远行，不吉；复问留住，又不吉；不由的大惊道：“去既不利，留又不佳，这便怎么处？”忽忆起当年道病，似有紫衣人护卫，未免为之心动，复虔诚叩祝道：“去留皆不吉，莫非令举大事不成！”随手掷筊，竟得了一个大吉的征兆。当下跃起道：“神明已示我去路，我还要守这僧钵，做什么？”遂把钵盂弃掷一旁，只携了一条敝旧不堪的薄被，大踏步走出寺门，径向濠州投奔去了。小子恰有一诗咏道：

出身微贱亦何伤，未用胡行舍且藏。

赢得神明来默示，顿教真主出濠梁。

欲知元璋投依何人，且看下回续叙！

前半回叙述缘起，为全书之楔子，已将一部明史，笼罩在内；入后举元季衰乱情状，数行了之，看似太简，实则元事备见元史。此书以明史为纲，固不应喧宾夺主也。后半回叙明祖出身，极写当时狼狈情状，天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如明祖朱元璋，殆真如先哲之所言者，非极力演述，则后世几疑创造之匪艰，而以为无足重轻，尚谁知有如许困苦耶？至若笔力之爽健，词致之显豁，尤足动人心目，一鸣惊人，知作者之擅胜多矣。

第二回 投军伍有幸配佳人 捍孤城仗义拯主帅

却说朱元璋出寺前行，一口气跑到濠州，遥见城上兵戈森列，旗帜飘扬，似有一种严肃的气象，城外又有大营扎着，好几个赳赳武夫，守住营门。他竟不遑他顾，一直闯入，门卒忙来拦阻，只听他满口喧嚷道：“要见主帅！”当下惊动了营中兵士，也联翩出来，看他是个光头和尚，已觉令人惊异，嗣问他是何姓氏？有无介绍？他也不及细说，只说是朱元璋要见主帅。大众还疑他是奸细，索性把他反缚，拥入城中，推至主帅帐前。元璋毫不畏惧，见了主帅，便道：“明公不欲成事么？奈何令帐下守卒，縶缚壮士？”自命不凡。那上面坐着的主帅，见他状甚奇兀，龙形虎躯，开口时声若洪钟，不禁惊喜交集，便道：“看汝气概，果非常人，汝愿来投效军前么？”元璋答声称是。便由主帅呼令左右，立刻释缚，一面问他籍贯里居。元璋说明大略，随即收入麾下，充作亲兵。看官！你道这主帅为谁？便是上回所说的郭子兴。至此始点醒主帅姓名，文不直捷。

子兴得了元璋，遇着战事，即令元璋随着。元璋感激图效，无论什么强敌，总是奋不顾身，争先冲阵。敌军畏他如虎，无不披靡，因此子兴嘉他义勇，日加信任。一日，子兴因军事已了，踱入内室，与妻张氏闲谈，讲到战事得手，很觉津津有味。张氏亦很是喜慰。嗣复述及元璋战功，张氏便进言道：“妾观元璋，不是等闲人物，他的谋略如何，妾未曾晓，惟他的状貌，与众不同，将来必有一番建树，须加以厚恩，俾他知感，方肯为我出力。”张氏具有特识，也算一个智妇。子兴道：“我已拔他为队长了。”张氏道：“这不过是寻常报绩，据妾愚见，还是不足。”子兴道：“依汝意见，将奈何？”张氏道：“闻他年已二十五六，尚无家室，何不将义女马氏，配给了他？一可使壮士效诚，二可使义女得所，倒也是一举两得呢！”子兴道：“汝言很是有理，我当示知元璋便了。”次日升帐，便召过元璋，说明婚嫁的意思。元璋自然乐从，当即拜谢。子兴便命部将两人，作为媒妁，选择良辰，准备行礼。

小子叙到此处，不得不补述马氏来历。先是子兴微时，曾与宿州马公为刎颈交。马公家住新丰里，佚其名，其先世为宿州素封，富甲一乡，至马公仗义好施，家业日落，妻郑媪生下一女，未几病逝。马公杀人避仇，临行时会以爱女托子兴，子兴领回家中，视同己女。后闻马公客死他方，益怜此女孤苦，加意抚养。子兴授以文字，张氏教以针黹，好在马氏聪慧过人，一经指导，无不立晓。与明祖朱元璋，恰是不谋而合。至年将及笄，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，模样端庄，神情秀越，秾而不艳，美而不佻；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，无论如何急事，她总举止从容，并没有疾言遽色。的是国母风范。所以子兴夫妇，很是鍾爱，每思与她联一佳偶，使她终身有托，不负马公遗言。凑巧元璋投军，每战辄胜，也为子兴夫妇所器重，所以张氏倡议，子兴赞成，天生了一对璧人，借他夫妇作撮合山，成为眷属，正所谓前生注定美满姻缘呢。说得斐亹可观。

吉期将届，子兴在城中设一甥馆，令元璋就馆待婚，一面悬灯结彩，设席开筵，热闹了两三日，方才到了良辰；当由傧相司仪，笙簧合奏，请出了两位新人，行交拜礼；接连是洞房合卺，龙凤交辉，一宵恩爱，自不消说。和尚得此，可谓奇遇。自此以后，子兴与元璋，遂以翁婿相称，大众亦另眼看待，争呼朱公子而不名。惟子兴有二子，素性褊浅，以元璋出身微贱，无端作为赘婿，与自己称兄道弟，一些儿没有客气，未免心怀不平。元璋坦白无私，那里顾忌得许多？偏他二人乘间抵隙，到子兴面前，日夕进谗，说他如何骄恣？如何专擅？甚且谓阴谋异图，防有变动。子兴本宠爱元璋，不肯轻信，怎奈两儿一倡一和，时来絮聒，免不得也惶惑起来。爱婿之心，究竟不及爱子。元璋不知就里，遇有会议事件，仍是侃侃而谈，旁若无人。某日为军事齟齬，竟触动子兴怒意，把他幽诸别室，两子喜欢得很，想从此除了元璋，遂暗中嘱咐膳夫，休与进食。事为马氏所知，密向厨下窃了蒸饼，拟送元璋。甫出厨房，可巧与张氏撞个满怀，她恐义母瞧透机关，忙将蒸饼纳入怀中，一面向张氏请安。张氏见她慌张情状，心知有异，故意与她说长论短，马氏勉强应答，已觉得言语支吾；后来柳眉频蹙，珠泪双垂，几乎说不成词，经张氏挈她入室，屏去婢媪，仔细诘问。方伏地大哭，禀明苦衷。张氏忙令解衣出饼，那饼尚热气腾腾，粘着乳头，好容易将饼除下。眼见得乳为之糜，几成焦烂了。难为这鸡头肉。张氏也不禁泪下，一面命她敷药，一面叫入厨子，速送膳与元璋。是夕，便进谏子兴，劝他休信儿言。子兴本是个没主意的人，一闻妻

语，也觉得元璋被诬，即命将元璋释放，还居甥馆。张氏复召入二子，大加呵斥，二子自觉心虚，不能强辩，也只好俯首听训。嗣是稍稍顾忌，不敢肆恶，元璋也得少安了。亏得有此泰水。

越数日，接到军报，徐州被元军克复，李二败走。又越日，守卒来报，彭大赵均用率众来降，愿谒见主帅。子兴闻知，亟令开城延入，以宾主礼相见。彼此寒暄，颇为欢洽。当下设宴款待，饮酒谈心。突由探马驰入，报称元军追赶败兵，将到城下了。统帅叫作贾鲁。子兴不禁皱眉道：“元兵又来，如何对待？”可见子兴没用。旁座一人起言道：“元军乘胜而来，势不可当，不如坚壁清野，固守勿战，令他老师旷日，锐气渐衰，方可以逸待劳，出奇制胜。”众闻言，注目视之，乃是娇客朱元璋。明写元璋献计，是破题儿第一遭。彭大赵均用问子兴道：“这位是公何人？”子兴答是小婿。彭大便道：“令坦所言，未尝不是。但闻足下起义徐州，战无不胜，此刻元兵到来，何妨出城对敌，杀他一个下马威，免使小觑。某等虽败军之将，也可助公一臂，聊泄前恨。”子兴鼓掌称善。匆匆饮毕，撤了酒肴，整備与元军厮杀。看官听着！这彭大赵均用，本是著名盗魁，与李二通同一气。李二兵败窜死，彭赵两人，皆被元军杀退，立脚不住，投奔濠州。子兴闻他大名，以为可资作臂助，所以甚表欢迎，虚已以听。错了念头。元璋不便再言，勉强随着子兴，出城迎敌，彭赵也率众后随。方才布成阵势，见元军已大刀阔斧，冲杀前来，兵卒似蚁，将士如虎，任你如何抵拒，还是支撑不住。子兴正在慌忙，忽后队纷纷移动，退入城闉，霎时间牵动前军，旗靡辙乱，子兴拨马就回，元军乘势抢城，亏得元璋带领健卒，奋斗一场，方将元军战却，收兵入城，力写元璋。一面阖城固守，登陴御敌。元军复来猛攻，由元璋昼夜捍御，还算勉力保全。

子兴退回城中，彭大复来密谈，把后队退兵的错处，统推到赵均用身上。子兴又信以为真，优礼彭大，薄待赵均用，又是一番衅隙。均用从此含怨。可巧子兴党羽孙德崖，募兵援濠，突围入城，子兴与议战守事宜，德崖主战，子兴主守，意见未协，免不得稍有齟齬。均用乘此机会，厚结德崖，拟除了子兴，改奉德崖为主帅。看官！你想此时的草泽英雄，哪个不想做全城的首目？当濠州起兵时，德崖与子兴，本是旗鼓相当，因子兴较他年长，不得不牵让一筹，屈己从人，此次由均用从中媒孽，自然雄心勃勃，不肯再作第二人思想。子兴尚是睡在鼓中，一些儿没有分晓，就是元璋在城，也只留意守御，无暇顾及秘谋。

一夕，元璋正策马梭巡，忽奉张氏密召，立命进见。当下应召入内，见张氏在座，已哭得似泪人儿一般，爱妻马氏，也在旁陪泪，不禁惊诧起来，急忙后问。张氏呜呜咽咽，连说话都不清楚；应有此状，亏他描摹。还是马氏旁答道：“我的义父，被孙德崖赚去了，生死未卜，快去救他！”元璋闻言，也不及问明底细，三脚两步的跑出室外，即号召亲兵，迅赴孙家。一面遣人飞报彭大，令速至孙家救护子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元璋已驰入孙门。突被门卒阻住，元璋回顾左右道：“我受郭氏厚恩，忍见主帅被赚，不进去力救么？兄弟们替我出力，打退那厮！”众卒奉命上前，个个挥拳奋臂，一哄儿将门卒赶散。元璋当先冲入，跨进客堂，适德崖与均用密议，见元璋到来，料知来救子兴，恰故意问道：“朱公子来此何干？”元璋厉声道：“敌逼城下，连日进攻，两公不去杀敌，反赚我主帅，意欲图害，是何道理？”德崖道：“我等正邀请主帅，密议军机，不劳你等费心。你且退！守城要紧，休得玩忽！”元璋道：“主帅安在？”德崖怒目道：“主帅自有寓处，与你何干？”元璋大怒，方欲动手，蓦闻外面有人突入道：“均用小人，何故谋害郭公，彭大在此，决不与你不休！”元璋闻声，越觉气壮，雄赳赳的欲与德崖搏斗。德崖见两人手下，带有无数健卒，陆续进来，挤满一堂，不由的怕惧起来，反捏称主帅已返，不在我家。元璋愤答道：“可令我一搜吗？”德崖尚未答应，彭大已从后插嘴道：“有何不可？快进去！快进去！”于是元璋拥盾而入，直趋内厅，四觅无着，陡闻厅后有呻吟声，蹑迹往寻，见有矮屋一椽，扃鐃甚严，当即毁门进去，屋内只有一人，铁链银铛，向隅暗泣，凝目视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濠州主帅郭子兴，主帅如此，太觉倒霉。是时不遑慰问，忙替他击断锁链，令部兵背负而出。德崖与均用，睁着眼见子兴被救，无可奈何。元璋即偕彭大趋出，临行时又回顾德崖道：“君与主帅同时举义，素称莫逆，如何误听蜚言，自相戕贼？”又语赵均用道：“天下方乱，群雄角逐，君既投奔至此，全靠同心协力，共图大举，方可策功立名，愿此后休作此想！”言已，拱手而别。前硬后软，妙有权术。弄得孙赵两人，神色惭沮，反彼此互怨一番，作为罢论。此事悉本《太祖本纪》。惟《本纪》叙此事，在濠未被围之前，而谷著《纪事本末》，则言此事在被围之时，且事实间有异处，本编互参两书，以便折衷。

元璋既救出子兴，仍加意守城，会元军统帅贾鲁，在营罹病，日渐加剧，以是攻击少懈。越年，贾鲁病死，元军退去。自濠城被围，迄于围解，差不多有三四月，守兵亦多半受伤。元璋稟知子兴，拟另行招募，添补行伍，子兴照允，将此事委任元璋。元璋即日还乡，陆续募集，得士卒七百名，内中有二十四人，能文能武，有猷有为，端的是开国英雄，真皇辅弼。为后文埋根。这二十四人何姓何名？待小子开列如下：

徐达 汤和 吴良 吴桢 花云 陈德 顾时 费聚 耿再成 耿炳文 唐胜宗 陆仲亨 华云龙 郑遇春 郭兴 郭英 胡海 张龙 陈桓 谢成 李新材 张赫 周铨 周德兴

元璋得了许多英材，与他们谈论时事，很是投机。当下截止招募，带领七百人回濠，稟报子兴。子兴按名点卯，七百人不错一个，便算了事，惟署元璋为镇抚，令所募七百人，归他统率。元璋拜谢如仪。隔了数日，元璋方料理簿书，有一人进来禀谒，视之乃是徐达，便问道：“天德有何公干？”徐达见左右无人，便造膝密陈道：“镇抚不欲成大业么？何故郁郁居此，长屈人下？”元璋道：“我亦知此地久居，终非了局，但羽毛未满，不便高飞，天德如有高见，幸即指陈！”徐达道：“郭公长厚，德崖专横，彭赵又相持不下，公处此危地，事多牵掣，万一不慎，害及于身，奈何不先几远引？”识见高人一层。元璋道：“我欲去此他适，必须有个脱身的计策，否则实滋疑窦，转召危机。”徐达道：“郭公籍隶定远。目今定远未平，正好借此出兵，想郭公无不允行。”元璋道：“我方募兵七百名，署为镇抚，若统率南行，无论谣逐易生，即郭公亦多疑虑。”徐达道：“七百人中，可用的不过二十余人，公只将二十余人率着，便足倚任，此外一概留濠，那时郭公便不致动疑了。”元璋点头道：“天德此言，甚合我意，我当照行。”徐达乃趋出候命。达字天德，元璋称字不称名，便是器重徐达的意思。徐达为开国元勋，故从特笔。元璋即入稟子兴，出徇定远，并将原有部兵，归属他将，只率二十四人同行。子兴欣然应允。不出徐达所料。于是元璋整装即行，这一行，有分教：

踏破铁笼翔彩凤，冲开潜窟奋飞龙。

欲知南徇定远情形，请看官续阅下回。

投军为明祖奋迹之始，成婚为明祖得助之始，救郭子兴为明祖报绩之始，募兵七百，得英材二十四，为明祖进贤之始，逐层写来，有声有色。他若郭子兴之庸柔，孙德崖之贪戾，彭大之粗豪，赵均用之刁狡，皆为明祖一人反射。尤妙在用笔不直，每述一事，辄用倒戟而出之法，使阅者先迷后醒，益足矚目。看似容易却艰辛，阅仅至此，已自击节不置。

第三回 攻城掠地迭遇奇材 献币释嫌全资贤妇

却说徐达、汤和等二十余人，随着元璋，南略定远。定远附近有张家堡，驻扎民兵，号驴牌寨。元璋请费聚往察情形，费聚返报寨中乏食，意欲出降。元璋大喜道：“此机不可坐失。”便命费聚前导，另选数人为辅，上马急行。将到寨前，遥见寨中有二将出来，大声呼着，说是来者何为？费聚心恐，叩马谏元璋道：“彼众我寡，未便深入，不如回招人马，然后前来。”元璋笑道：“多人何益，反令彼疑。”有胆有识。言毕下马，即褰裳渡濠，径诣寨门，寨主倒也出见。元璋道：“郭元帅与足下有旧，闻足下孤军乏食，恐遭敌噬，因遣我等相报，若能相从，请即偕往，否则移兵他避，免蹈孤危。”寨主唯唯从命，只请元璋留下信物，作一证据，元璋慨解佩囊，给与寨主，寨主邀与入营，献上牛酒，大家饱餐一顿，食毕，元璋即请寨主促装，寨主以三日为期。元璋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且先返，留费聚在此，与君同来便了。”寨主允诺，元璋即策马而归。徐达等接见元璋，询明情状。徐达道：“恐防有变。”料事如神。元璋哂道：“我亦虑此。”所见相同。徐达道：“达闻寨兵约三千人，若负约来争，众寡不敌，请即募兵以备不虞。”元璋称善，即悬旗招兵。阅三日，约得壮士三百人。忽见费聚踉跄奔还，喘声道：“不、句不好了！不好了！该寨主自食前言，将有他变。”元璋投袂道：“小丑可恨，我当立擒此贼。”于是拔营齐赴，且令壮士潜匿囊中，诡作军粮，载以小舆，顷刻抵寨，遣人告寨主道：“郭元帅命持军粮来，请寨主速出领取！”寨主正愁乏食，闻信大喜，飞步而出。元璋接见，即令运囊下车，一声呐喊，壮士皆破囊突出，立将寨主拿下。果然妙计。元璋又命部下纵火，攻毁营垒，吓得寨兵无处逃遁，齐呼愿降，乃将寨兵纵放，把旧垒一炬成墟，当下收检降兵，一律录用，只严责寨主负约，申行军律，喝令斩讫。该杀。嗣是远近闻风，多来归附。

独定远人缪大亨，拥众二万人，受元将张知院驱遣，屯踞横涧山。元璋与徐达商议，定下一条好计，密授花云，令他照行。花云分兵去讫。且说缪大亨所率部众，本系民间义勇，不受元将拘束。嗣因张知院设法联结，乃受他节制。此时闻元璋已破驴牌寨，恰也隐有戒心，日夕防范。接连数日，毫无影响，防务渐渐松懈。一夕，正阖营酣寝，梦中觉得有呼噪声，蹴踏声，相率起床出视，不料外面已万炬齐明，火光烛地，把全营照得通红，顿时眼目昏花，不知所措。大亨情急欲逃，方才上马，见敌兵已毁营杀入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裹着铁甲，驾着铁骊，持了一柄大刀，飞舞而来，险些儿把脑袋砍破，急忙用刀架住，启口问道：“黑将军快通名来，休得乱砍！”来将答道：“我乃濠州大将花云，特来借你的头颅。”妙语解颐。大亨道：“彼此无仇，何故相犯？”花云道：“元主无道，天怒人怨，我等仗义而来，正为吊伐起见，你既纠众起义，应具同心，为什么反受元将监督，甘心作伥？我所以特来问罪，你若悔过输诚，我亦既往不咎，倘或说一不字，我的刀下，恰不肯半点容情。”声容俱壮。大亨尚拟抗拒，怎奈部众已仓皇失措，人仰马翻，只得忍气答道：“要我投诚，也是不难，还请将军息怒！”花云道：“你既听我良言，尚有何说，你令部众弃械投诚，我亦当禁军屠戮。”大亨应允，便两下传令，一边释械，一边停刀。复经花云婉转晓谕，说得大亨非常佩服，连降众都是倾心。于是横涧山二万义兵，统随着花云，来归元璋。元璋好言抚慰，正在按名录簿，又得军士喜报，横涧山旁寨目秦把头，也率众来降了。随即传令入见，免不得温词奖勉，一面检阅秦把头部众，约共得八百人。人多势旺，威声大震。

定远人冯国用，与弟国胜，也挈众来归，元璋见他儒冠儒服，温文尔雅，不觉起敬道：“贤昆王冠服雍容，想总是读书有年，具有特识，现在天下未定，何术荡平？愿有以教我！”国用道：“大江以南，金陵为最，龙蟠虎踞，向属帝王都会，公既率师南略，请先拔金陵定鼎，然后命将四出，救民水火，倡行仁义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天下归心，何难平定？”后来元璋行事，悉本是言，故录述独详。元璋大悦，令国用兄弟，入居帷幄，参赞戎机。一面下令拔营，向滁阳进发。途次有一人迎谒，举止不凡，由元璋问他姓名，答称：“李姓名善长，字百室，是本地人氏，籍隶定远。”元璋又欲考核才识，叩问方略，善长从容答道：“从前暴秦不道，海内纷争，汉高崛起布衣，豁达大度，知人善任，不嗜杀人，五载即成帝业。今元纲既紊，天下崩裂，与秦末相同，公系濠产，距沛不远，山川王气，锺毓公身，若能效汉高所为，亦当手定中原，难道古今人必不相及么？”又一个王佐之言。元璋又欢慰非

常，留居幕下，掌任书记，筹备粮运。居然作萧相国。复饬花云为先锋，带着前队，飞速进行。

花云当先开道，子身前驱，途遇土匪数千人，毫不畏怯，提剑跃马，横冲而过。各军陆续随上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群盗自相惊顾道：“黑将军来了，勇不可当，休与争锋！”言毕，各分道散去。花云直至滁阳，竟薄城下。城内守吏，闻风早遁，只有流寇往来，入城抢掠，一闻花云军至，连忙逃出城外。可巧被花云截住，乱斫乱杀，信手扫荡，滚去头颅无数，眼见得滁城内外，一鼓肃清了。真是容易。元璋率军入城，安民已毕，忽来了一个少年，两个童儿，少年呼元璋为叔，一童儿呼元璋为舅舅，一童儿呼元璋为义父，俱由元璋接见。欣喜之中，恰带着几分酸楚。看官道是何人？待小子说个明白：少年系元璋的侄儿，名叫文正，自从元璋为僧，彼此不通闻问，差不多有八九年。一童系元璋姊子，盱眙人，姓李名文忠，其母已死，随父避难，流离转徙，又与父相失，九死一生，方得到滁。一童系元璋的寄子，姓沐名英，定远人，幼时父母双亡，沿途乞食，元璋在濠州时，出城巡察，见他面貌雄伟，无寒乞相，特命他随归，令妻马氏抚养，视同己子。此时结伴同来，重行聚首，悲喜交集，自在意中。文忠年最幼，只十四岁，走近元璋身前，依依不舍，元璋戏摩其顶，文忠亦牵着元璋衣襟，捉弄不已。元璋笑道：“外甥见舅，仿佛见母，所以如此亲昵，我看你母早亡，你父想亦殉难，不如随我姓朱罢！”文忠道：“愿从舅命。”元璋又顾沐英道：“你既为我寄子，也可改姓为朱。”沐英亦惟命是从。李沐两人，后皆立功封王，故并笔详叙。三人俱留住滁阳。

元璋复遣将四出，取铁佛岗，攻三汊河口，收全椒、大柳诸寨，正在战胜攻取的时候，突有泗州差官到来，说是奉郭元帅命令，饬镇抚移守盱眙。元璋惊讶道：“郭公何时到泗州？”来使道：“这是彭赵两公的计画，郭元帅择善而从。”元璋又问道：“濠州何人把守？”来使道：“孙公德崖，留守濠州。”元璋沉吟半晌道：“我知道了。彭赵两人，挟主往泗，且令我移军盱眙，以便就近节制，这正是一网打尽的好计。但我只知有郭公命，不知有彭赵命，你去回复了他，教他休逞刁谋，我元璋不是好惹呢！”彭赵情迹，从元璋口中叙出，既省笔墨，且写元璋之智。来使语塞，告别而去。嗣是元璋格外注意，常遣侦骑至泗州，探听消息。约越两旬，侦骑回报，彭赵两人，争权内哄，彭大中矢身亡，部曲为赵所并，气焰益张。结果彭大。元璋叹道：“均用得势，郭公更危了。”当下与李善长商议，令善长写就一书，遣人赍递均用，其书道：

公昔困彭城，南趋濠，使郭公闭门不纳，死矣。得濠而踞其上，更欲害之，母乃所谓背德不祥乎？郭公即易与，旧部俱在，幸毋轻视，免贻后悔！

均用得书，心中虽是愤恨，恰也顾忌三分，不敢遽害子兴。惟元璋在滁，尚恐均用为逆，一时不及往救，左思右想，定了一条贿赂计，立遣人赍送金帛，贿通均用左右，令他设法脱免子兴。果然钱神有灵，青蚨一去，泰岳飞来，大雅不群。元璋忙开城迎接，见子兴挈着妻孥，及义女马氏，接踵而至，当即迎入城中，推子兴为滁阳王，令所有部众，悉归子兴节制。可谓长厚。子兴甚是欢悦。谁知过了一月，子兴又变过了脸，渐渐的疏淡元璋，性情反覆，实是可杀。凡元璋亲信的将士，多被召用，连元璋记室李善长，也欲收置麾下。善长涕泣自诉，誓不肯行，子兴不能相强，方才罢休。

嗣是元璋格外韬晦，遇有战事，辄不与闻，子兴也不愿与议。偏是猜忌越深，谗言越盛，有说元璋不肯出战，有说元璋出战，不肯效力，子兴统记入脑中。适值寇兵到滁，子兴立召元璋入帐，令他往剿。元璋应声愿往，子兴又另遣一将，与元璋并辔出城。此将何用？分明是监督元璋。甫与寇兵相接，该将已身中流矢，拍马走还，真是饭桶。阵势几乱。寇兵俱乘间杀来，幸元璋率旗而前，麾众直上，搏斗了好多时，方将寇兵击退，元璋驰回报功，子兴仍不加礼貌，只淡淡的敷衍了数语。元璋未免懊丧，返入内室，长吁短叹，闷闷不已。马氏在旁慰问道：“闻夫君出战得胜，妾正欣慰非常，何故夫君尚有愠色？”元璋叹息道：“卿一妇人，安知我事？”马氏道：“妾知道了，莫非因妾义父，薄待夫君么？”元璋道：“卿既知悉，何劳再说！”马氏道：“君亦察知义父的隐情么？”元璋道：“前此忌我专擅，我愿撤销兵权，今此疑我推诿，我却争先杀敌，偏他仍是未愜，今我无从揣测，想总是与我有仇罢了。”马氏道：“并非与夫君有仇，敢问夫君屡次出征，有无金帛归献？”元璋愕然道：“这却没有。”马氏道：“他将出战，还兵时必有所献，君何故与别人不同！”元璋道：“他们是虏掠得来的，我出兵时，秋毫无犯，那里来的金帛？就使从敌兵处夺了些儿，也应分给部下，奈何献与主帅？”马氏道：“軫恤民生，慰劳将士，应该作此办法，但

义父未察君情，反疑君为干没，是以不快于心。今妾幸有薄蓄，当出献义母，俾向义父前说情，可保后来释怨。”好马氏，好贤妇，我愿范金事之。元璋道：“依卿所言便了。”是夕无话，越日，马氏即检出金帛，亲呈义母张氏。张氏果喜，即与子兴说明。子兴怡然道：

“元璋颇有孝心，我前此错疑了他。”所争仅此，令人愤叹。自此疑衅渐释，遇有军事，仍与元璋熟商。元璋感念内助，伉俪益敦。又越数日，子兴二子，邀元璋出城宴饮，马氏闻知，即密语元璋道：“君宜小心！从前义父挟嫌，多由两人播弄，今乃设宴款君，恐是不怀好意。可辞则辞，休堕他计！”元璋笑道：“区区二竖，何能害我？我当设法免难，愿卿勿忧！”言毕趋出，即与王子二人，乘马赴饮。甫至中途，元璋忽从马上跃下，对天喃喃，若有所见。既而复腾身上马，揽辔驰还。王子忙惊呼道，“同约赴饮，何为半途奔回？”元璋回叱道：“我不负你，你何故设计害我？幸空中神明指示，说你两人置毒酒中，令我中道驰归，免得中毒！”言已，纵马自去。两人汗流浹背，俟元璋走远，方密语道：“酒中下毒，是我两人的秘谋，此外无人得知，他如何瞧透机关？莫非果有神明不成？”呆鸟。当下怏怏同归，收拾了一片歹心，就使至乃父前，也决口不谈元璋功过，于是翁婿协好，郎舅无尤，好好一座滁阳城，从此巩固，元璋亦称快不置。应谢贤妻。

会元军进围六合，六合主将，至滁求救，子兴素与六合有隙，拒不发兵。元璋进谏道：“六合与滁，唇齿相依，六合若破，滁不独存，应即赴援为是。”子兴踌躇良久，问来使道：“元兵约有若干？”来使道：“号称百万。”子兴不禁伸舌道：“这、句这般大兵，何人敢去一行？”帐下都面面相觑，不发一言。鼯鼠技穷，越显出蛟龙厉害。元璋道：“某虽不材，愿当此任。”如闻其声。子兴道：“且先问卜，何如？”元璋道：“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。”子兴乃允，即令来使先返，随拨兵万人，归元璋统领，克日前往。元璋去后，子兴专望捷音，越数日得了军报，说是六合解围，自然快慰。又越一日，探马来报，元兵大举攻滁，子兴大惊道：“元璋何往？”探马报称未知，吓得人人丧胆，个个惊心，小子有诗咏道：

军事由来变幻多，猝逢大敌急如何？

若非阃外英雄在，日暮何人得返戈。

毕竟滁阳何故被兵，元璋何故未归，小子暂一搁笔，姑至下回交代。

昔周武有十乱而得天下，邑姜与焉。先圣叹为才难，才固难矣，愚意则更有进者，自古帝王崛起，有外辅，尤须有内助。邑姜之功，不亚周召，故武王宣誓，独厕邑姜于十乱之列，非十乱以外，必无才彦，不过德有大小，功有巨细，举十乱，可以概余子耳。若明祖朱元璋之南略定滁，外得徐汤诸人以为之佐，犹之周召也，而内则全资马氏，马氏亦一邑姜欤？本回内外兼叙，注重得人，阅之可以知明祖开国之由来，非仅工叙述已也。

第四回 登雉堞语惊张天祐 探虎穴约会孙德崖

却说郭子兴接着军报，惊悉元兵来攻，连忙问及元璋，又未见率兵回来，究竟是何原因？待小子申说明白。原来泰州人张士诚，占据高邮，由元丞相脱脱督诸军进讨，大败士诚部众，乘胜分兵围六合。六合主将向滁阳求救，元璋率耿再成等往援，与元兵对仗，互有胜负。寻以元兵势大，未便久持，故意敛兵，潜入民舍，另遣妇女倚门，戟手痛骂，元兵恐他诱敌，相率惊愕，不敢逼入，渐渐引去。那时元相脱脱，早闻知滁阳出援，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计策，竟分兵来攻滁阳。这边元璋未归，那边元兵将到，探马遇警即报，未尝面面顾到，所以把元璋一边，答称未知。子兴旧部，统是酒囊饭袋，一些儿不中用，闻得这般警报，怎得不惊？怎得不慌？说明底细，足令阅者一快。

正是危急仓皇的时候，又一探马来报：“朱将军回来了。”是一位大救星。子兴得此一信，方将出窍的魂灵，收转身中，方欲出城亲迓，缓则堕渊，急则加膝，是庸主待人常态。元璋已率众进城，彼此晤叙，不及细谈，只与商量防敌的计策。元璋道：“火来水掩，兵来将挡，怕他甚么？”子兴稍稍放心，随命元璋出战。元璋自然奉命，不及休息，又复麾众出城，探听元兵行踪，距城已不过十里，连忙设伏涧旁，令耿再成带着数百人，渡涧诱敌，自己在城下立营，专待元兵到来。是谓好谋而成。元兵似风驰电掣一般，直指滁阳，途中遇着耿再成，看他手下的兵士，很是有限，全然不放在眼里，一声呼噪，争先驱杀。再成的兵好似风卷残云，顷刻逃散。分明诱敌。元兵奋力追赶，走近涧边，见败兵凫水逸去，也纷纷下马，褰裳涉流；猛听得鼓角齐鸣，两岸林间，杀出无数人马，前队都列着弓箭手，个个拈弓搭矢，向元兵射来。元兵躲避不及，忙即渡回，已是一半中箭，倒毙涧中。元璋见元兵中计，复率大队赶来。在城将吏，闻元璋得手，也不待子兴命令，一拥而出，踊跃争功。此是若辈惯技，幸元兵别无秘计，否则全城休矣。大众追了一程，还是元璋勒马停住，声言穷寇勿追，方才收兵。途中拾得元兵弃械，不计其数，统是欢喜得很，返入城中，向子兴前报捷去了。元璋尚恐元兵再至，密嘱部曲戒严，旋闻元相脱脱，已削职充戍，方喜慰道：“元朝大将，只靠脱脱一人，他已贬谪，余人不必虑了。”嗣闻脱脱接连被谗，远窜赐死，禁不住一喜一叹，含蓄不尽，令阅者自思！脱脱之贬死，关系元朝存亡，故特笔提明。这是后话不提。

且说元璋在滁无事，复有一位长身铁面的英雄，自称从虹县来投，姓名叫作胡大海，特来求见朱公。又复一番叙法。元璋闻报，亟命延入，瞧将过去，觉得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，便起身相迎，令他旁坐，一问一答，无非是说行兵要略，两下里很是投机，元璋即命他为先锋。转眼间已是至正十五年，城中兵食，日渐缺乏，子兴召诸将筹画军糈，元璋进言道：“困守孤城，何处得粮？邻近惟和阳城，未经骚乱，想必储有积粟，何妨遣将往取。”诸将笑道：“朱公子谈何容易，和阳虽小，城高池深，又有重兵守着，如何取得？”元璋道：“我亦非不知此，但不能力胜，还当智取，难道就坐困不成？”是极。子兴忙问计将安出。元璋道：“从前攻民寨时，曾得庐州兵三千，颇称勇敢，今可令他椎结左衽，穿着青衣，扮作北军模样，带着橐驼四头，驾运货物，只说是庐州兵护送北使，至和阳赏赍将士，一面用绛衣兵潜随后面，俟青衣兵赚开城门，举火为号，便可掩他不备，鼓行直入。城池到手，还怕粮饷不为我有么？”子兴喜道：“此计甚善。”诸将亦齐声赞成。毛遂所谓公等碌碌，因人成事者也。当下令张天祐率青衣兵先行，耿再成率绛衣兵后随，先后相隔数里，陆续向和阳进发。

天祐至阳关，和阳父老，闻北使过境，携着牛酒，出关迎献。当由天祐接受，拣了一个僻静地方，欢呼畅饮，几忘朝暮。得鱼忘筌。煞是可笑。至再成兵将近和阳，眼睁睁的望着前面，并不见有烟火动静，停住了好一歇，仍是杳然。再成还道自己来迟：火已举过，忙率众趋至城下，守将也先帖木儿，急令闭城，用飞桥缒兵出战。再成不见天祐，已是心乱，勉强招架元兵，战了数合，突来了一支硬箭，慌忙躲闪，已中左肩，险些儿跌下马来，仓皇失措，只好拨马返奔。元兵追至千秋坝，日暮收兵，从容归去。不期行到半途，斜刺里杀到一支青衣兵，横冲直撞，任意蹂躏，想是靠着酒力。元兵措手不及，被他一鼓冲散。看官不必细猜，便可知是张天祐所领的兵马。至此才到。天祐既冲散元兵，一口气跑到城边，但见西门上面，立着一位长身阔面的大将，盔甲耀光，似曾相识，写出昏黄景象。正疑讶间，只听

得大将呼道：“张将军来迟了。”这是何人？令我无从捉摸。这一语传到耳中，方觉闻声知名。看官道是何人？乃是朱元璋部下的汤和。点出姓名，尚不知从何而来？笔法奇变，可推绝顶。天祐又喜又惊，待汤和开城放入，忙即问明底细。汤和道：“我是奉朱元帅密令，从间道到此，接应诸公，乃到了城下，并没有诸公踪迹，只有飞桥架着城上，我就乘便登城，想去拿也先帖木儿，谁料他却刁狡得很，竟一溜烟走了。我看夜色已昏，不便穷追，因在城上恭候诸公。”说毕大笑，天祐未免怀惭。就汤和口中，叙出原因，真是计中有计，极写元璋智虑。一笑一惭，尤是好看。汤和再问耿再成下落，天祐茫无头绪，反还问汤和，汤和慨然道：“与君偕行，君尚未知，我本绕道而来，如何得晓？想是两下失约，他见机回去了。目今已得此城，遣使报捷，自见分晓。”当下写就捷书，遣人赴滁去讫。

且说耿再成败归，禀报军情，子兴问及天祐。再成道：“未将薄城，并不见他形影，想他必先行入城，被敌察觉，一律加害。”子兴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元璋在旁道：“恐尚未然。”恃有汤和之遣。正说着，又闻元使叩城，赍书招降。子兴道：“招降书又到，想天祐必陷没了。”元璋道：“且先接来书，后见来使。”子兴点头，即令门卒索交来书，递进察阅。书中只说：“大兵将到，速宜投诚，毋自贻悔”等语。元璋道：“咄！何物胡虏，敢出此言？为今计，应整兵示威，休使轻觑！”子兴道：“兵多调出，城守空虚，如何示威？”元璋道：“某自有计，王见来使，幸勿自馁！”随即趋出，令三门守卒，总集南门，两旁森列，填塞街衢，方开南门呼来使入。既至帐前，叱来使膝行进见。来使倔强不允，经元璋喝令左右，掀翻地上，才匍匐入帐。子兴语来使道：“汝主昏庸，海内大乱，我为保民起见，特起义师，濠滁一带，以次救平，汝主反妄怒逞兵，要约招降，难道我果偷生怕死么？”来使道：“降与不降，任凭裁酌，我系奉命而来，应该以礼相见，为何这般威虐？”子兴道：“威虐甚么？”来使道：“小小一座滁州城，靠着几千名乌合之众，竟敢背叛天朝，屈辱天使，还说不是威虐么？”口硬如此，真是个倔强汉。诸将在旁，听着此语，不由的气愤填胸，彼此拔出剑来，欲杀来使。元璋忙摇手阻住，只大声道：“来使无礼，应即驱逐！”子兴遂喝令左右，撵出来使。过了一日，并不见有元兵到来，元璋方语诸将道：“诸公欲杀来使，不知杀了一人，于我何益？且彼将谓我杀使灭口，竟奋而来，转滋大患，何如恫喝示威，纵之使去，令他传闻大众，有所忌憚，自不敢进。”虚者实之，即此之谓。诸将方才无言。

元璋又以张汤诸将，各无音耗，复禀准子兴，亲率镇抚徐达，参谋李善长，及健卒千人，往略和阳。途次始接和阳捷报，大众欢欢喜喜的驰入和阳。既入城，查闻天祐部下，横行杀掠，乃邀天祐至前，与语道：“诸军自滁来，多劫人财帛，掠人妇女，此等行为，窃所不取，应申明军纪，方能安众。”天祐道：“前事不必提起，此后当禁止劫掠便了。”元璋不便再言，心下很是不悦。未几，得子兴来檄，令元璋总领和阳军事。元璋以天祐等人，多系子兴部曲，虑不相下，乃将来檄留存，暂不发布；只令开军事会议，在厅上设着两席，左右分列。俗例向是尚右，诸将先入，各占右席，元璋后至趋左，提议军事，诸将皆瞠目相顾，独元璋剖决如流，屈服众人，诸将方稍稍敬服。元璋遂创议辟城，分工增筑，诸将任其半，自己任其半，约三日竣工。届期，元璋工竣，诸将尚未就，于是元璋宣召诸将，出檄宣读。读毕，就南面坐，正色道：“奉濠阳王檄，统诸公兵，并非由我专擅，今只一筑城小事，乃皆愆期，试问他事曷济？自今以后，违令当斩，愿诸公莫怪！”示之以才，临之以庄，方可压倒一切。诸将始惶恐听命。元璋即传令将士，所得财帛妇女，一应归还原主，于是人民大悦，有口皆碑了。明祖之所以得民者在此。

是时元世子秃坚，枢密副使绊任马，及民军元帅陈桡先，分屯新塘青山鸡笼山等处，阻绝和阳饷道。元璋留李善长居守，自率兵分道往攻，秃坚等俱败退。独陈桡先乘元璋出兵，竟绕道来袭和阳，亏得善长预先防备，俟桡先薄城，率锐出战，一番搏击，俘获无算，桡先落荒遁去。至元璋归来，得悉此事，极称善长智勇，自不必说。一日，有门卒进报，濠州帅孙德崖到了。元璋不识来因，坦然出迎，彼此接见，并马入城。既登堂，元璋问明来意，德崖道：“濠州乏食，特来乞粮。”元璋允诺，留宴数日，一面禀报子兴。不意子兴与德崖有隙，竟亲领大兵，自滁赴和，来执德崖。度量太窄，何能成事？迨元璋闻知，默料子兴此来，定与德崖寻衅，顿时左右为难，不得已先与德崖说明，德崖即起身告别。元璋恐他中道遇仇，复亲送至二十里外。可谓仁至义尽。及归，与子兴接着。子兴勃然道：“你为何放走德崖？”元璋道：“德崖虽得罪吾王，然究竟患难初交，不应遽绝；且前此构衅，都由赵均用谗谄所致。现在居守濠州，保我梓桑，尚无大过，还望吾王矜宥！”言之有理。子兴听

说，无可奈何，勉强住了一宿，仍率兵回滁，郁怒之下，得了一个肝逆症，水米不进，不到数日，一命呜呼。不死胡为。其子天叙，忙遣人飞报元璋，元璋得讣，星夜驰至滁州，发丧开吊，悲恸不已。子兴旧部，见元璋如此忠义，各自感愧，议奉元璋为王。元璋不从，经大众再三怂恿，方权为统帅，兼领子兴部曲。一面驰檄各处，一面挈领妻孥，仍返和阳。

那时孙德崖已返濠州，接到滁州檄文，不禁愤愤道：“元璋那厮，煞是可恨！我前去问他借粮，他佯为允诺，暗中恰通知子兴，与我寻仇，幸我早走一著，方得免害。此次子兴去世，他未尝与我函商，擅为统帅，藐我太甚，我当兴兵前去，与他赌个雌雄。”部将吴通献计道：“元璋并有滁和，气焰方盛，若出兵与争，恐难取胜，不如借开会庆贺为名，诱他来濠抚众，就席间刺杀了他，借泄余恨。”德崖连称好计，计固甚善，如皇天不佑何。遂令部下缮就一书，只说是公为统帅，輿情欢忭，兹于濠城开会庆贺，取名兴隆，愿即日速驾惠临，俾资瞻仰，无任翘企等语。当由德崖缄印，遣人赍投和阳。元璋得书，欣然愿往。徐达道：“德崖桀骜，恐有诈谋，元帅不宜前行。”元璋道：“鸿门与宴，汉高未尝罹害，但教得人保护，便可无虞。”隐然以汉高自居。言未已，旁闪出一人道：“末将不才，愿随元帅同往。”元璋视之，系是吴桢，乃笑道：“樊哙重生，尚有何虑？”元璋非不知冒险，亦好奇之意尔。胡大海亦挺身道：“某亦愿往。”元璋道：“你与徐天德等，率军后随，遇有急变，速即杀出为要。”徐胡二人，俱唯唯听命。当下检选壮士千名，令徐达胡大海等率着，自与吴桢纵辔前行，即日至濠。

孙德崖已得使人还报，急命吴通等布置妥当，然后离城十里，来迎元璋。遥见元璋当先而来，后面护卫的兵马，也不过千人，暗中大喜道：“那厮中吾计了。”慢着！遂下马相见，挽手入城。寒暄已毕，即令开宴，并将元璋所带将士，一齐调开帐外，尽令畅饮。只吴桢一人，紧紧的随着元璋，寸步不离。仿佛《黄鹤楼》中之赵子龙。当下分席坐定，酒过数巡，德崖语元璋道：“日前进谒，蒙足下惠爱，脱我陷阱，甚是感激，今郭帅已亡，兵权无统，以辈次论，应属不才掌管，乃前得来檄，知足下已为统帅，难道不分长幼么？”元璋道：“这是郭帅旧部，共同推戴，我不过权时统辖，他日再当另议。”德崖道：“今日便可让我，何待他日。”元璋起座道：“这却不能。”德崖便大呼道：“众将何在？”一声喝令，万众齐入，霎时间刀械并举，都上前来杀元璋。正是：

萧墙隐有干戈伏，豪杰都从险难来。

未知元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智取和阳，俱本正史，一经叙述，便写得奇崛突兀，曲折回环，此由用笔之妙，故神变乃尔。至若孙德崖邀宴事，未见正史，而稗乘相传，以及乡曲妇孺，俱知有兴隆会一事，或者史官失载，亦未可知。且德崖与子兴并起，子兴生卒，及其子天叙之存亡，史笔俱详，而德崖不见下落，其有阙文也无疑。作者援引稗官，补入此事，有文征文，无文征献，宁得以虚诬目之？

第五回 郭家女入侍濠城 常将军力拔采石

却说孙德崖喝令左右，来杀元璋，元璋身旁只一吴桢，双手不敌四拳，任你力大无穷，怎能敌得住众人？他却情急智生，仗着剑来奔德崖，德崖不是吴桢敌手，猛被抓住，充作护盾，抵挡众兵，惊得德崖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忙道“不、句不要如此！”吴通等恐伤及德崖，缩手不迭，但闻吴桢厉声道：“你从前到了和阳，我主帅如何待你，今乃借名宴会，诱我主帅到此，伏兵求逞，试想我主帅践信而来，大众闻知，你乃设计陷害，无论有我保护，不令主帅遭你毒手，就使不然，你的狡诈手段，难道可得人信服么？”这数语理直气壮，说得大众都是咋舌。比樊哙尤为智勇。德崖喘急道：“依将军言，应该如何？”吴桢道：“要你送我主帅出城，万事全体。”德崖不待说毕，满口答应。吴桢仍扭着德崖，不肯放松，出了厅，招呼徐达胡大海等，保着元璋先行，自与德崖后随。吴通等不敢动手，只好任他出去。既出城闾，吴桢把德崖一推，道声去罢。德崖方眼花缭乱，站立不住，谁料胡大海持斧奔还，手起斧落，把德崖劈作两段。该杀！该杀！吴通等见德崖被害，愤怒的了不得，便号令众兵，倾城出战。吴桢见大海闯祸，忙令徐达卫着元璋，急行而去，自与大海领着壮士，截住厮杀，两下死斗，赌个你死我活，约半时，胜负未分。吴桢恐寡不敌众，传令且战且行，未及里许，见元璋带着大队人马，回来援应，顿时欢喜万分，精神陡长，又返身来夺濠城。吴通知不可敌，飞马奔还，不防吴桢紧紧随着，吴通入城，吴桢也跃马疾上，掷剑过去，适中吴通脑后，倒撞马下。此时城不及闭，由元璋驱军拥入，如削瓜切菜一般，杀死了许多濠将，濠兵走投无路，元璋乃下令降者免死，于是大众投械，匍匐乞降。

看官阅至此处，恐未免动起疑来，濠州与和阳相隔，虽是不远，究竟非一时三刻，可能往还，元璋才得脱身，如何即能率兵来援呢？我亦要问。原来李善长恐元璋有失，复命郭兴、郭英等，带着万人，前来接应，将到濠城，适与元璋相值，遂由元璋亲自统辖，返身来救吴桢等人，得获大胜。当下抚兵息民，全城立定。元璋触起乡情，复命椎牛酹酒，号召故乡父老，入城宴饮。这真所谓兴隆会。席间来了郭山甫，就是郭兴、郭英的父亲，元璋格外优待，并命兴英兄弟，侍父劝餐。山甫善相人术，尝相元璋状貌，称为大贵，复语兴英道：“我观汝侪，亦可封侯。”以此元璋在濠募兵，应第二回。山甫即令二子相从，至此饮毕入谢，并愿令爱女入侍，想该女状相亦应封妃。元璋欣然允诺。次日，即令兴英兄弟，去迎妹子，约阅半日，即挈妹进见。元璋瞧着，淡妆浅抹，冲雅宜人，是一个闲静妃子。心中很是喜慰，婉问芳龄，答称二九，便命为簪室，即夕设宴称觞，合欢并枕。脂香满满，人面田田，从教夙夜在公，允合衾裯长抱。后来元璋登基，封为宁妃，姑且搁下慢题。

且说元璋住濠数日，留兵戍守，自率郭兴兄妹，及徐达、吴桢等一班人众，径回和阳。入城后，接到亳州来檄，上书大宋龙凤元年，不禁奇异起来，瞧将下去，乃是封郭天叙为都元帅，张天祐为右副元帅，自己的名下，有左副元帅字样。便召天祐问道：“这檄何来？”天祐道：“刘福通现据亳州，迎立韩林儿为主，自称小明王，国号宋，建元龙凤，传檄至此，想是令我归附的意思。”元璋道：“大丈夫岂甘为人下么？”志大言大。天祐道：“韩林儿自称宋裔，又有刘福通为辅，占据中原，势力方张，元帅亦不可轻视。”元璋笑道：“君愿往归，不妨做他的右副元帅，我恰不受。”快人快语。天祐道：“元帅不愿受职，确是高见，难道不材便贪职不成？但刘福通既然势大，不妨权时联络，免他与我作对，这也是将计就计的法子。”未免畏蕙。元璋沉吟半晌，方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遂遣谢来使，一面号令军中，称是年为龙凤元年。此举未免失当。是年为元至正十五年。

转瞬旬余，忽由胡大海引入一人，年方弱冠，威武逼人。元璋问他姓名？当由胡大海代述：“姓邓名友德，与大海同籍虹县，现自盱眙来归。”元璋又问道：“他从前充过何役？”大海道：“他父名顺兴，曾起义临濠，与元兵战死，兄友隆，又病没，经他代任军事，每战得胜。今闻元帅威名，愿由末将介绍，来投麾下。”元璋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他的勇略，过于乃父乃兄，我当替他改名，易一愈字，可好吗？”事见邓愈列传。那人即拜谢赐名。元璋甚喜，立命为管军总管。复简阅军士，日夕操练，拟乘此击楫渡江，规画金陵。会有怀远人常遇春，稟性刚毅，膂力过人，出常遇春。年二十三，为盗魁刘聚所得。遇春见他四出抄掠，毫无远图，便弃了刘聚，来投元璋。行至半途，忽觉疲倦起来，遂假寐田间，恍惚间遇一金甲神，拥盾呼道：“起起！你的主君来了。”当下惊悟，才觉是南柯一梦。忙把

双目一擦，四面探望，正值元璋带着数骑，巡弋而来。他即迎谒马前，自报姓氏，并陈述过去的事实，愿投效戎行。元璋微笑道：“想你为饥饿乏食，所以到此，况你本有故主，我如何夺他？”遇春顿首泣道：“刘聚只是一盗，不足有为，闻公智勇深沈，礼贤下士，是以不嫌道远，特来拜投，得承知遇，虽死犹生。”下文死事，隐伏于此。元璋道：“你愿从我渡江么？”遇春道：“公如有命，愿作先锋！”元璋道：“先锋么？且俟取太平后，授你此职。”遇春拜谢，遂与元璋同归。

元璋以渡江不可无舟，正在忧虑，忽报巢湖帅廖永安兄弟，及俞廷玉父子，遣人纳款，愿率千艘来附。元璋大喜道：“这是天赐成功，机不可失。”便谕来使先归，一面召集众将，亲往收军。原来巢湖帅廖、俞诸人，尝结连水砦，防御水寇，庐州盗魁左君弼招降，廖、俞不从，君弼遂遣众扼住湖口，不令出入，乃从间道贻书，输款元璋，无非是乞援的意思。至元璋已到巢湖，廖永安与弟永忠，俞廷玉率子通海、通渊、通源，及余将桑世杰、张德胜、华高、赵庸、赵斌等，均上前迎接，由元璋慰劳一番，即令调集各船，扬帆出湖，直至铜城闸，已越湖口，寰宇澄清，一碧如洗，并没有敌舟拦阻。永安方入贺元璋道：“明公到此，先声夺人，寇众不战自溃，从此可安心渡江了。”言未已，忽报前面有大舰驶至，元璋即与永安出舱遥望，但见楼船数艘，逐浪而来，上载兵士无数，并悬着一幅大旗，写着“元中丞”等字样，奇笔不测。永安惊讶道：“莫非是元将蛮子海牙么？他现为中丞，屯兵百里外，如何闻报至此，与我作梗？”元璋道：“不是左君弼勾结，定是贵部下与君未协，泄漏军机，现不如暂避敌锋，改觅间道出去，方为得计。”永安道：“此间只有两路可出，除此地外，只有马肠河了。”元璋即命回走马肠河，迅驶而去，元兵恰也不来追赶。转入马肠河中，凝神远眺，也隐隐有重兵驻扎。元璋大疑，亟令永安检查各舟，有无缺乏？寻查得众人俱在，只少一小舟，掌舟的叫作赵普胜。元璋便语永安道：“照此看来，马肠河口，亦有元兵阻住，我等不便越险，且择要屯泊，再作计较。”永安乃令各舟退屯黄墩。元璋复与永安约，拟从陆路归和阳，取舟同攻。实则元璋无舟，恐永安亦有异图，意欲借着兵力，镇服永安等人，所以匆匆登岸，取道竟归。窥透元璋心事。

既返和阳，急募集商船，载着精兵猛士，复至黄墩督众往攻元兵。时值仲夏，气候靡常，江上忽刮起一阵怪风，黑云随卷，如走马一般，霎时间大雨滂沱，河水陡涨。元璋乘机奋勇，令各舟鱼贯而前，一齐从小港中，杀出峪溪口，奔向大船而来。蛮子海牙忙跃上船头，迎风抵敌，不意巢湖各舰，轻捷便利，忽东忽西，忽左忽右，忽环攻，忽颯去，恁你蛮子海牙如何威猛，怎奈船高身重，进退不灵，顾了这边，不及那边，顾了那边，不及这边；相持数时，料知杀他不过，一声呼啸，竟回船自去。倒是三十六计中的上计。元璋督兵追赶，夺了许多器械。至元兵去远，方从浔阳桥通舟，直入江中。天雨已霁，两岸波平，红日当空，青山欲滴。绝妙一幅大江图。元璋正临流四眺，忽见永安入舱，禀问所向。元璋道：“此去有采石镇，素称险要，兵备必固；惟牛渚矶前临大江，不易扼守，我且攻下牛渚，再图采石未迟。”于是乘风举帆，舳舻齐发，不多时，前军已达牛渚矶，矶上不过数百元兵，被常遇春等一阵击射，逃得一个不留。元璋复传令各军，趁着锐利，转攻采石矶。这采石矶陡绝江滨，高出江面约丈许，元兵屯积如嶂，守矶统领，便是蛮子海牙。他在峪溪拒战不利，预料元璋必乘胜渡江，因此踞矶坐守，专待元璋到来。元璋督领舟师，正要近岸，猛听得一声鼓号，矶上的矢石，如骤雨一般，飞洒过来。元璋料难轻敌，命将战船一字儿排住，下令军中道：“有先登此矶者受上赏，当为正先锋！”郭英应声而出，领着一班长枪手，冒险前进，将及上矶，不意前面的士卒，多中箭倒毙，郭英也几乎被射，幸亏退避得快，矢力未及，才得脱险。胡大海见郭英败退，气冲牛斗，奋勇继上，那矶上的炮箭，注射愈密，竟似无缝可钻，随你力大无穷，一些儿不中用，也只好渐渐退回。连写郭英、胡大海之败退，以衬常遇春之勇。

元璋到此，亦无法可施。突见常遇春率着藤牌军，飞舸疾至，忙高呼道：“常将军欲夺头功，正在此日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遇春已左手执盾，右手挺戈，鼓勇而前，看看距矶不远，竟不管什么死活，奋身一跃，直上矶头。元将老星卜喇先，急用长矛刺来，遇春将戈盾挟住矛杆，大喝一声，把老星卜喇先推仆，顺手刺死。郭英、胡大海等，复一拥登矶，刀劈枪刺，把元兵杀死无数。蛮子海牙已立足不住，只好收拾残兵，一哄儿走了。采石已拔，元璋大喜，遂授常遇春为先锋。赏足副功。自是沿江诸垒，多望风迎降。

元璋闻将士聚议，多欲收取粮械，为班师计，因语徐达道：“此次渡江，幸而克捷，若引兵归去，元兵复至，功败垂成，江东终非我有了。”徐达奋然道：“何不进取太平？”正